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萬花樓

第六回 較技英雄分上下 閒遊酒肆惹災殃

當時李義笑道：「張二哥，今日既為手足，何分彼此，好鳥尚且同巢，何況我們義氣之交？狄哥哥遭了水難，親人已稀，此地訪尋，又不知果否得遇親人，莫若三人同居，豈不勝於各分兩地。」張忠聽罷，說道：「賢弟之言有理。」狄青聽了二人之言，不覺咨嗟一聲，說道：「二位賢弟，提起我離鄉別井，不覺觸動吾滿腹愁煩。」張、李道：「不知哥哥有何不安？」狄青道：「吾單身漂泊，好比水面浮萍，倘不相逢二位賢弟，如此義氣相投，尋親不遇，必然流蕩無依了。」張、李齊呼道：「哥哥，你既為大丈夫英雄漢，何必為此擔憂。古言：『錢財如糞千金義』，我三人須效管、鮑分金，勿似孫、龐結怨。」狄青聽了道：「難得二位如此重義，吾見疏識淺，有負高懷，抱愧良多。」談論之際，不覺日落西山，一宵晚景休提。次日，李義取了幾匹緞子與狄青做了幾套衣裳更換。張忠又對行主周成說：「狄哥哥要用銀子多少，只管與他，即在我貨物賬扣回可也。」周成應允。從此三人日日往外邊玩耍，或是饑渴，即進酒肆茶坊歌敘，玩水遊山，好生有興。當時張忠對李義私議道：「吾們且待貨物銷完，收起銀子，與狄大哥回山受用，豈不妙哉！今且不與他說明。」

不表二人之言，原來狄青又是別樣心思，要試看二人力量武藝如何。有一天，玩耍到一座關公廟宇，庭中兩旁有石獅一對，高約三尺，長約四尺。狄青道：「二位賢弟，當日楚項王舉鼎百鈞，能服八千英雄，此石獅賢弟可提得動否？」張忠道：「看此物有六百斤上下，且試試提舉吧。」當下張忠將袍袖一擺，身軀一低，右手挽住獅腿，一提拿得半高，只得加上左手，方才高高擎起。只走了七八步，覺得沉重，輕輕放下，頭一搖，說聲：「來不得了，只因此物重得很。」李義道：「待吾來。」只見他低軀一坐，一手提起，亦拿不高，雙手高持，在殿前走了一圈，力已盡了，只得放將下來笑道：「大哥，小弟力量不濟，休得見笑。」狄青道：「二位賢弟力氣很強，真是英雄！」李義道：「大哥你也提與小弟一觀。」狄青道：「只恐吾一些也拿不動。」張忠道：「哥哥且清一試。」狄青微笑，走上前，身軀一低，腳分八字，伸出猿臂，一手插在獅腿上，早已高高擎起，向周圍走了三四轉。張忠、李義見了，吐舌搖頭道：「不想哥哥如此弱怯之軀，力量如此強狠，我們真不能及。」當下狄青提著獅子連轉幾回，面不改色，氣不喘，將獅子一高一低連舉數次，然後輕輕放下，安於原處。張忠笑道：「哥哥，你果然勇力無雙，安邦定國，意中事耳，功名富貴何難唾手而得。」狄青道：「二位賢弟休得過譽，愚兄的力量武藝有甚希罕。」又見廟左側有青龍偃月刀一把，拿來演舞，上鑄著重二百四十斤。張忠、李義雖然舞動，仍及不得狄青演得如龍取水，燕子穿梭一般。張、李實在深服。

玩耍一番，三人一同出了廟門，向熱鬧街道而去。李義道：「二位哥哥，如今天色尚早，玩得有些餓了，須尋片酒肆坐坐才好。」張忠、狄青皆言有理。一路言談，不覺來到十字街頭。只見一座高樓，十分幽雅，三人步進內樓，呼喚拿進上好美酒佳饌來。酒保一見三人，嚇了一驚，說：「不好了！蜀中劉、關、張三人出現了，走吧！」張忠道：「酒保不須害怕，我三人生就面龐凶惡，心中卻是善良的。」酒保道：「原來客官不是本省人聲音，休得見怪，且清少坐片時，即有佳酒饌送來。」只見閣子上有幾桌人飲酒。那樓中不甚寬大，可望到裏廂，對面有座高樓，雕畫工巧，花氣芳香，遠遠噴出外廂，陣陣撲鼻。張忠呼酒保，要換個好座頭。酒保道：「客官，此位便是好了。」張忠道：「這個所在，我們不坐，須要對面這座高樓。」酒保說：「三位客官要坐這高樓，斷難從命。」張忠道：「這是何故？」酒保說：「休要多問，你且在此飲酒。」張忠聽了，問道：「到底為什麼登不得此樓？快些說來！如果實在坐不得的，我們就不坐了，你也何妨直言。」酒保說：「三位客官，不是吾本省人，怪不得你們不知。隔樓有個大勢力的官家，本省胡坤胡大人，官居制臺之職。有位凶蠻公子，強佔此地，趕去一坊居民，將吾閣子後廂，起建此間畫樓。多栽奇花異草，古玩名畫，無一不備，改號此樓為萬花樓。」張忠道：「他既是官家公子，如何這樣凶蠻呢？」酒保道：「客官不知其故，只因孫兵部就是龐太師女婿，胡制臺是孫兵部契交黨羽，倚勢作惡，人人害怕。這公子名叫胡倫，日日帶領十餘個家丁，倘愚民有些小關犯，他即時拿回府中打死，誰人敢去討命。如今公子建造此樓，時常到來賞花遊花，飲酒開心，並禁止一眾軍民人等，不許到他樓上閒玩。如有違命者，立刻拿回重處，故吾勸客官休問此樓，又恐惹出災禍，不是玩的。」

當時不獨張忠、李義聽了大怒，即狄青也覺氣忿不平。張忠早已大喝一聲道：「休得多說！我三人今日必要登樓飲酒，豈怕胡倫這小畜中！」說罷，三人正要跑上樓去，嚇得酒保大驚，額汗交流，跪下磕頭懇求道：「客官千祈勿上樓去，饒我性命吧！」狄青道：「酒保，吾三人上樓飲酒，倘若胡倫到來放肆，自有我們與他理論，與你什麼相乾，弄得如此光景。」酒保道：「客官有所不知，胡公子論條上面寫著：『本店若縱放閒人上樓者，捆打一百。』客官呵，我豈經得起打一百麼？豈非一命無辜，送在你三人手裏！懇祈三位客官，不要登樓，只算是買物放生，存些陰鷲吧。」張忠冷笑道：「二位兄弟，胡倫這狗才如此凶狠，待著數十個蠢漢，橫行無忌，順者生，逆者死，不知陷害過多少良民呢！」狄青道：「我們不上樓去，顯然怕懼這狗烏龜了，不是好漢！」李義也答道：「有理。」當下三人執意不允，嚇得酒保心頭突突亂跳，叩頭猶如搗蒜一般。張忠一手拉起，呼道：「酒保且起來，吾有個主張了。如今賞你十兩銀子，我三人且上樓暫坐片時就下來，難道那胡倫有此湊巧就到麼？」李義又接言道：「酒保，你真呆了，一刻間得了十兩銀子，還不好麼？」酒保見了十兩銀子，轉念想道：「這紫臉客官的話，倒也不差，難道胡公子真有此湊巧，此時就來不成？罷了，且大著膽子，受用了銀子吧。」即呼道：「三位呵，既然欲登樓，一刻就要下來的。」三人說道：「這個自然，決不累著你淘氣的，且拿進上上品好酒饌送上樓來，還有重賞。」酒保應諾。三人登樓，但見前後紗窗多已閉著，先推開前面紗窗一看，街衢上多少人來往，鋪戶居民，屋宇重重。又推開後面窗扇，果見一座芳園，芳草名花，珍禽異獸，不可名狀，亭臺院閣，猶如畫圖一般。三人同聲稱妙，說道：「真真別有一天，怪不得胡公子要趕逐居民，只圖一己快樂，不顧他人性命了。」

談論間，酒饌送到，排開案桌，弟兄放開大量暢飲。又聞陣陣花香噴鼻，更覺稱心。原來這三位少年英雄，包大膽量，況且張忠、李義乃是天蓋山的強盜，放火傷人，不知見過多少，那裏畏懼什麼胡制臺的兒子。他不登樓則已，到了此樓，總要吃個爽快的。酒保送酒不迭，未及下樓，又高聲喧鬧，幾次催取好酒。酒保一聞喊聲，即忙跑到樓上說道：「客官，小店裏實在沒酒了，且請往別處去用吧。」張忠喊道：「狗囊！你言沒了酒，欺著我們麼！」一把將酒保揪住，圓睜環眼，擊起左拳，嚇得酒保變色發抖，蹲做一堆求饒。李義在旁道：「酒保，到底有酒沒有酒？」狄青言道：「酒是有的，無非厭煩我們在此，只恐胡倫到來，連累於他罷了。——酒保，如若胡倫到來，你只言我們強搶上樓的，決然不乾累於你。」酒保道：「既如此，請這位紅臉客官放手，吾拿酒來吧。」當下張忠放手，酒保下樓來，吐舌伸脣道：「不好了！這三人吃了兩缸酒，還要添起來。這也罷了！只怕公子到來，就不妥當的。」酒保正在心頭著急，恰巧胡倫到了。

卻說胡倫年方二十開外，生得面貌醜陋，他並非胡坤親生，乃是繼養義子。只貪遊蕩，不喜攻書，胡坤並不拘束，聽其所為，把胡倫放縱得品行不端，平素凌虐良善，百姓一聞他到，便遠遠躲避，所以送他一個混名胡狼虎。這一天，乘了一匹白馬，帶了八個家丁，各處去玩耍而回。本來不是要到酒肆中，只因狄青三人未登樓之先，已有一個無賴漢混名徐二在裏面飲酒，後來看見酒保得了張忠十兩銀子，私放三人在萬花樓飲酒。徐二暗言道：我前日吃他的酒饌，未有錢鈔，仰懇他記掛數日賬，他卻偏偏不肯，要我身上衣衫抵折了。如今破綻落我眼內，我不免報稟與公子得知，搬弄些唇舌，料想惡公子必不肯乾休，將這狗囊混鬧一場，方出我的怨氣。正是明槍易躲，暗箭難防！想罷，完了酒鈔，出門而去。事有湊巧，胡公子正在那路回府，徐二急趕上跪下道：「小人迎接胡大爺。」胡倫道：「你是何人，有甚事情？」徐二道：「無事不敢驚動大爺，只因方才酒保故違大爺之命，貪得財帛，擅敢容放三人在萬花樓飲酒，特來稟知大爺。」胡倫聽了，問道：「如今還在麼？」徐二道：「如今還在樓中。」胡倫道：「你且去吧，明天到來領賞。」徐二道謝而去，暗喜道：搬弄口舌，還有賞領，這場買賣真算得好。

不談徐二喜悅，卻說胡倫怒氣衝衝，帶了家丁，如狼似虎，一直來至酒肆中，喝問酒保，何人登樓飲酒？當時店中閣內的飲酒

人，一見公子到來，一哄都走散了。酒家嚇得魄散魂飛，連忙跪下叩頭不止。八個家丁跑進樓臺，大喝道：“這裏什麼所在，你們膽敢在此吃酒麼？”弟兄三人聽了大怒，立起言道：“酒樓是留客之所，人人可進，你莫非就是胡家幾個狗奴，來阻撓吾們吃酒，好生大膽！”八人齊喝道：“我家胡府大爺要登樓來，你們快些走下還好，只算不知者不罪。”三人喝道：“放屁！胡倫有甚大來頭，不許吾們在此麼？快教他來認認我桃園三弟兄，立著侍酒，方恕他簡慢之罪！”家丁大怒，喝道：“大膽奴才，好生無禮！”早有胡興、胡霸搶上，揮起雙拳就打，被張忠一手格住一人，乘勢一撻，二人東西跌去丈遠，又有胡福、胡祥飛步搶來。

不知如何爭持，且看下回分解。